

三
家
詩
遺
說
考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

二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一

補禮記樂記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初學記二十一

喬樅謹案此語說郛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九困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與初學記同可證也

詩汜麻櫬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毛詩正義一

又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頴達曰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同上

喬樅謹案章政舊譌作改正神舊譌作辰今並據郎顥傳訂正四始五際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又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後漢書郎顥傳集注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喬樅謹案臧氏鏞云孟康引詩內傳當是齊詩內傳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顗傳注引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誤臧說是也藝文志載齊詩后氏故二十卷齊詩后氏傳三十九卷后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

後漢書郎顗條便宜七事曰臣伏惟漢興目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麻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麻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李賢曰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汜麻樞辰在天門而釋之曰亥又爲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

書郎顗傳引詩氾麻樞及注引宋均云始知辰
字是神之譌困學紀聞所採已是譌本故不引孔
氏亥爲天門之語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
其爲譌字也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
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可與宋均乾據天
門之說相發明又翼奉傳注孟康引詩傳於卯酉
午亥外加戌爲五際又與天門戌亥之間又爲
機調詩正義亥又爲天門句當作戌亥之間又爲
天門文義始足詩三暮之法詳見齊詩翼氏學疏

證

顓又上書曰夫求賢者上自承天下自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害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兌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自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補易林草之賁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

補又困之草申酉敗時陰懨萌作

補又姤之婦妹將戌擊亥陽藏不起君子散亂大上危殆

補又巽之比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

喬樅謹案易林此語皆與詩緯及郎顗說合
補又噬嗑之坤甲戌己亥隨時運行不失常節咸逢出
生各樂其類達性任情

喬樅謹案此與翼奉齊詩說五性六情義同

補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

後漢書
張純傳

補詩緯曰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

史記司馬相如
傳贊索隱

補鹽鐵論詔聖篇王道衰而詩刺彰

補班固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
作

漢書禮樂志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

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鹿鳴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

喬樅謹案魯詩說以鹿鳴爲刺司馬遷淮南子王符蔡邕高誘並據而用之鄭君注禮用齊詩故解與諸家不同

補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調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補鄭駁五經異義曰此詩之意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

喬樅謹案詩正義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

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據鄭駁異義云云是君召臣明矣孔氏所引或說卽鄭所駁之異義也許君五經異義蓋據魯說王逸楚詞章句云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蔡邕琴操亦云傷時在位之人不能是魯說或以鹿鳴爲喻羣臣相呼以成君禮鄭用齊說故據以駁許君耳

補易林師之比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饑

乏之蹇益之恒同

喬樅謹案同人之蹇末句作不離邦域

又升之乾百鹿呦鳴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補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
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以周行為周之列位義與此
異禮注據齊說而詩箋又用魯訓也魯說以爲大
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故歌詩以
感之庶幾可復言欲維賢是用置於周之列位也
語見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放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喬樅謹案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詩示作視箋云視古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恌孔疏云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云示民不愉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證

以宴樂嘉賓之心

補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非鹿鳴之

所樂賢也

喬樅謹案後漢書鍾離意上疏曰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其說鹿鳴詩無刺辭殆亦用齊義與

四牡

詩氾麻樞曰四牡在寅木始也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四牡駢駢周道郁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補禮記少儀鄭注匪讀如四牡駢駢

補漢書地理志詩周道郁夷

喬樅謹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如此師古
注云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韓詩
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喬樅謂韓字是齊
之誤攷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
薛君曰威夷險也金谷集詩秋胡詩石闕銘注並
同又天台賦注引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據諸所引
是韓詩作威夷不作郁夷班志引詩以證郁夷此
據齊詩之文如引齊詩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可

證非用韓詩也師古襲舊注之語謂齊詩作郁夷而轉寫誤作韓詩耳臧氏琳經義雜記以作郁夷者爲魯詩其說無據

補

勿林旅之漸逶迤四牡思歸忘母王事靡

靡靡

不得安

處

漢之復同

喬樅謹案逶迤卽倭遲與郁夷威夷皆一聲之轉焦氏逶迤四牡之語蓋本齊故以逶迤爲郁夷之訓義歟

是用作歌

補

漢書叙傳民用作歌

皇皇者華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詢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棠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補禮記中庸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

自近者始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釋文云湛又作耽韓詩云
樂之甚也是三家今文並作耽字帑毛詩釋文云
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音孥禮記釋
文云帑本又作孥

補暨鐵論取下篇妻子好合

伐木

補易林訟之解伐木思初不利動搖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補易林坤之比出於幽谷飛上喬木

同人之姻同

明 先鳴矣求其友聲

補易林夬之震君明臣賢鳴求其友顯德之政可以履事

神之聽之

班固答賓戲文神之聽之

釀酒有醡

補後漢書馬援傳擊牛釀酒

喬樅謹案玉篇艸部蕡酒之美也詩云釀酒有蕡亦作醡又酉部醡美貌亦作蕡顧野王以詩亦作醡字是據魯齊之異文毛詩釀酒有蕡釋文不言

韓詩字異蓋與毛同作奠也廣韻入語云釀酒之美也亦作奠語卽本玉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易林訟之并天壯肥牡惠我誼舅內外和睦不憂飢渴

無酒酤我

補漢書食貨志詩云無酒酤我

喬樸謹案志載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

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呂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
誠是呂疑而弗食魯匡說以酤爲買與毛傳一
宿爲酤義異鄭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
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亦據三家之義二
毛也

民之失德乾餗呂愆

補漢書宣帝紀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或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餗呂愆○師古曰言

人

小德不相飲食則闕

八事爲過惡也

喬樅謹案古此注與毛詩所箋不同蓋襲舊說

之文

又薛宣上疏曰夫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主勞來之禮不行夫道不通則陰陽否而和氣不正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入八德乾餻自愆

喬樅謹案薛宣之辭與孝宣詔書合攷贛君云

海鄭人與丘蒼同邑其所習當爲齊詩孝宣受詩東海濱中翁亦當爲齊學故述此詩大旨相同也

天保

詩汜麻櫞且卯酉之際爲章政卯天保也

吉圭爲餧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餧

喬樅謹案周官蜡氏注云蠲讀如詩吉圭惟餧之圭圭潔也賈疏云毛詩潔蠲爲餧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攷毛詩作吉蠲爲餧傳云吉善蠲絜也賈疏引作潔蠲潔字乃吉之

又大戴禮諸

也

篇盧辯注引詩誤同

祔祠烝嘗于公先王

補禮記王制

注詩小雅曰祔祠承旨公先王此周

四時祭宗廟

采薇、

補易林睽一

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

懷憂

喬樅謹案易林咸之渙云上急君子免憂與

此詞意不同攷漢書匈奴傳言終王時戎狄交侵

中國^波其苦詩始作疾而刺班書皆據齊詩

易林所云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者亦據齊詩之說

其咸之渙文或轉寫舛誤耳

靡室靡家猶允之故

豈不日戒猶允孔棘

漢書匈奴傳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中_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猶允之
故豈不日戒猶允孔棘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校勘記
云石經初刻作曰後改日作日非也箋云豈不
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鄭意是曰字喬樅謂
毛本或作曰三家實作日師古漢書注云豈不目
自相警戒乎以日日釋日字是其顯證也猶允毛

詩作獮𠀤釋文云獮本或作獮𠀤本亦作允
古今人表魏王穆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旣衰怨
利之詩始作也

昔我往矣
柳依依今我來
恩雨雪霏霏行道遲
遲載渴
載餓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補鹽鐵論備胡篇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
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今戍邊郡
者絕域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坐泣室婦悲恨
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餓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

喬樅謹案莫之我哀毛詩作莫知我哀

出車

補漢書匈奴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呂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喬樅謹案毛叙以采薇出車杕杜並爲文王詩齊魯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爲宣王詩義各不同漢

書古今人表以怨刺詩爲懿王時又以南中與召虎方叔張中並列第三等次周宣王世皆據齊詩之說

僕夫況悴

易林大過之損過時厯月役夫憔悴

喬樅謹案毛詩僕夫况悴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
釋文云悴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

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赫赫南中猶允于攘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南中列上之下次周宣

王世毛詩中作仲

補鹽鐵論繇役篇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補漢書衛青傳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彭彭衆車聲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

喬樅謹案詩箋云戈殳莫靡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師古匈奴傳注引舊文既去北方安靜乃築

城以守與詩箋義異蓋用舊注之說本三家詩義
也

漢書叙傳於惟帝典戎夷猶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喬樅謹案攘毛詩作襄齊詩與毛字異陸氏釋文
云襄本或作攘謂三家之文也

雨雪載塗

補易林復之蠱雨雪載塗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補鹽鐵論論詆篇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毛詩選言卷二
執訊獲醜

補漢書荀卿傳執訊獲醜○師
子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

補禮記三制鄭注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以獲醜

杕杜

補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厯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誄嘆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涌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喬樅謹案據鹽鐵論是齊詩之說以杕杜及采薇

同爲刺詩與毛叙杕杜勤歸之義迥異矣

日月陽止

補董仲舒雨雹對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

西京雜記

期晉至而多爲恤

補易林益之鼎期晉不至室人銜恤

喬樅謹案期晉毛詩作期逝傳云逝往也文與齊異

魚麗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物多酒

旨所以優賢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物其多矣

喬樅謹案儀禮釋文麗本或作離麗離古通物多

酒旨義見前

補易林睽之小過魚麗思初

喬樅謹案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而焦氏以爲思初者按鄭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魚麗思初蓋誦古之篇非造之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禮鄒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
黍○鄭注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
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
世之謡以爲樂歌所已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
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可復知
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授商之名頌十二
篇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

信也

喬機謹案毛序云南陔孝子之辭也。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山。華黍和歲豐。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之詩也。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

遺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編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

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存爲數。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賈氏禮疏之時未毛傳以爲也。孔子前

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必知戰國及秦之世者以
子夏作序具序三篇之義明其詩見在毛公之時
亡其辭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

由庚

禮儀鄉飲酒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
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六者皆小雅篇也由庚
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喬樅謹案賈氏疏曰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
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
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公續序義與南

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時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陸氏詩釋文云此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喬樅謂據儀禮笙間篇第凡先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與六月詩序合知孔子編詩之時其次第本然毛公以其辭亡使笙間三篇各相從爲類故鄭君謂非孔子之舊也今依儀禮爲編次之如此

南有嘉魚

詩記麻樞曰嘉魚在已火

火也

禮鄉飲酒鄭注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賢者其之也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累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

南有嘉魚戶然臯臯君子有以樂

補易林離之中孚南有嘉魚駕菑取遊飭鰐詡詡利來无憂

泰同
喎之

喬樅謹案易林困之晉遊作

作鯉
詡作瀾

瀾文有小異又說文魚部云然

作鯉
詡作瀾

覃作鱠亦三家之異文式無魯詩

見列女

傳據鄭注言與之燕樂字作燕則矣。毛文真毛

同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纍本亦作蘂據鄭注言賢
皆繁縝而歸之是齊詩文不從艸作蘂

禡邱說見前

南山有臺

夙儀禮

鄭注曰：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

愛友賢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旣欲其身之壽考

欲其名長也

基樂六君子萬壽無期

詩考南山多福

只君子德音不已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君儀禮注言又欲其名德之長謂此
不已是也

蓼綵蘿斯秀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補易林晉之大有蓼蘿露瀼君子龍光鳴鶯嘵

蘇

來同

恒之
蹇同

考不忘

林晉之靈壽考不忘

高櫟謹案此句又見漢書禮樂志

福攸同

易林
見上

喬櫟謹案囁囁毛詩作雔雔賈誼新書
作和鸞囁囁與焦氏易林合是魯齊文同

清歸

補易林亡之鼎湛露之歡三爵畢恩訟之恒同
通又訟之既濟白雉翠雉慕德貢胡伯露之恩既得

懼

喬仲謹案毛叙以泄露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三
之說蓋與毛同

六月

漢書匈奴傳宣王卑
而將征伐猶允詩人美大其

功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補易林益之井六月騤騤各欲有望專行未裝俟待且
明

喬樸謹案之小説文此句惟後二句
後來

未裝候且明未裝疑東裝之出車詩文召彼
人謂之載矣箋言召御更裝載物而往是謂
載爲裝太元元錯云裝候時與易林東裝候時
語意正同

猶允孔熾我是用戒

補鹽鐵論繫役篇詩云猶允孔熾我是用戒故守禦征
伐所由來久矣

喬樅謹案毛詩我是用急鹽鐵

文與毛氏異盧氏文弨云戒當作

釋言慎急也慎之音義一失棘通

齊詩之

皮爾雅

兮毛傳棘急也崔靈恩注

楚其證也郝

氏懿行云懾者心之急也怖又通作草文
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蒼頡篇云草戒也戒卽懾
字之省

獫狁匪度整居焦穠作鴻及方至于涇陽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補易林末濟之獫狁匪度治兵焦穠及方與用

爭彊元戎其駕以安我王

喬樅謹案匪度毛詩作匪茹箋云茹寢也蓋用齊

詩申毛之義易林末句本又作衰及夷王攷後漢

書西羌傳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六

師伐太原之戎至于渝泉夷王爲

虞

卷之三

世猶猶已內侵中國其後益熾遂

虞

夷王雖亦命將率師而於猶猶之

能擗逐詩

言猶猶匪度云云蓋厯溯前事見其恣

卷之三

也

補漢書匈奴傳周宣王時猶猶內侵至于將侵

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蠭蟲之螫

蚊

故天下稱明

補班固燕然山銘元戎輕武

薄伐猶狁至于太原

鹽鐵論絲役篇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
猶狁至于太原

漢書叙傳薄伐猶狁恢我朔邊

喬樅謹案薄伐猶狁二句又見衛青傳引詩

文武吉甫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

飲御諸友魚鱉膾鯉

補易林豫之萃飲御諸友所取大得

小畜大過同

補易林貞之頤魚鱉膾鯉

卷之二
張中孝友

補易林離之坎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小過之未濟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張中列上下次周宣王世毛

詩作張仲中仲古字通用

補又小過之未濟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季叔孝友

飲酒

喬樅謹案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竝載有張仲篋銘五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歛王賓饌具召飲張仲受無彌福諸友狼飲具飽張仲畀壽馬

瑞辰曰龜銘言諸友與詩俟御諸友合籩蓋因此時得與燕飲作也易林云張仲季叔孝友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也廣韻云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綱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也

采芑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詩汜麻概曰午采芑也

鹽鐵論未通而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成事五十以上血脉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

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茶周師若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
受兵六十還兵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父兵何
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
嗣也白虎通用魯詩是魯韓說同此云二十與戎
事據齊詩之說與魯韓義異

補漢書李廣蘇建傳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

山甫焉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方叔列上下在第三等

車攻

補易林履之夬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

喬樅謹案鼎之隨第三句作反行飲至

補班固東都賦嘉車攻

四牡孔阜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補易林解之否鳴鸞四牡駕出行狩合格有獲獻公飲酒

補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獮獸

決拾既次

補儀禮鄉射鄭注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

以鈞弦闔體也遂射轉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
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歛也所以蔽膚歛衣也○又士喪
禮鄭注決猶闔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旣佽

喬樅謹案周官繕人注引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
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旣次詩家說或
謂抉謂引弦彊也拾謂轉扞也鄭仲師兼傳毛詩
而周官解詁所引詩決作抉佽作次與毛詩文異
則注周官時尙用三家之詩也毛傳訓佽爲利鄭
箋云佽謂相次比是據三家之說以改毛義陸氏
詩釋文夬本又作決或作抉同古穴反佽音次說

文子利反云便利也說文蓋从毛傳鄭君禮注引

詩當本作次字後人轉寫乃從毛作佽耳

九也君子展也大成

補禮記緇衣小雅曰九也君子展也大成○鄭注九信

也展誠也

吉日

補班固東都賦采吉日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

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喬樅謹案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
害六情更興廢大情者謂公正寬大廉貞陰賊貪
狠姦邪也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伾伾俠俠

補說文人部俠大也从人矣聲詩曰伾伾俠俠

喬樅謹案毛詩儦儦俠俠韓詩作駟駟駟駟見文
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薛君章句平子用魯詩據
西京賦羣獸駟駟之語是魯詩文與韓同說文所
引蓋據齊詩之文也毛詩釋文儦本作儦又作儦

趨也廣雅云行也儻往一聲之轉故古人通借用
之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

(上之二)

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二

鴻雁

詩氾麻樞曰鴻雁在申金始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漢書蕭望之議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
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下急上也

庭燎

補

之捐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宣王嘗夜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忘政而庭燎詩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爲中興賢主也又刺之大有第二句作追嗣日光

鶴鳴

補易林師之艮鶴鳴九臯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隨

時

鶴鳴于九臯

補易林无妄之解鶴鳴九臯處子失時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補易林明夷卦他山之錯與

互爲仇婦同

祈父

詩汜牀樞曰酉祈父也

補易休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

及母小過之
離同

予王之爪牙

補漢書叙傳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補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姝

補班固西都賦幽林穹谷

健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在彼穹谷爲證然

孟臣是用齊詩西都賦此語當本齊詩之文穹谷

毛作空谷字與齊韓不同

黃鳥

鴻易沐乾之坎黃鳥來集旣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

喬樅謹案此詩鄭箋以爲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據焦氏所言詩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答故欲復其邦族也

我行其野

言採其薺

補易林巽之豫黃鳥採薺旣嫁不答念吾父兄思復邦

國

喬樅謹案毛詩言採其遂釋文云遂本亦作蓄據易林言黃鳥採蓄是三家文皆作蓄曹植七啓云霜菁露葵李善注曰毛詩我行其野言採其遂遂與蓄音義同也焦氏說本齊詩以我行其野與黃鳥爲一時事故并舉之如六月采芑吉日車攻之例也

斯干

喬樅謹案漢書翼奉傳云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乃上疏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本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必有五年之蓄然

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詩爲證攷劉向楊雄諸家所稱魯說皆以斯干爲宣王儉官室之詩蔡邕又舉斯干詩以證遷都之事並與翼奉說合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

乃占我夢吉夢惟何惟熊惟罴惟虺惟蛇大人占之惟熊惟熊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漢書〕蓀文志衆占非一而要爲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旗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古凶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毳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補班昭女誠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

齊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
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
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
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
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
子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
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再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
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喬樅謹案曹大家女誠首章卽述此詩之義皆據

齊說也

無羊

牧人乃夢衆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

漢書袁文志詩載衆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

吉凶

喬樅謹案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說衆乃蠻字

之省馬瑞辰亦以說文蠻爲蟲之或體公羊文二

年雨蠻于宋何休解詁曰蠻猶衆也蠻卽蝗多爲

虫子所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日暴率

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爲魚是其證也此詩牧

人夢蠅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衆惟魚矣與旃惟旗矣相對成文

節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喬樅謹案此詩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語盧辨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傳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惟毛詩連南山爲文耳董子說以節爲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是齊義與毛氏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補禮記大學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巖也師尹天子之大臣

爲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與董子義同赫赫師尹二

句又見緇衣篇

補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
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
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節視
也義與毛殊今據董子山川頌言成其高云云引
節彼南山爲證是齊說亦以節爲高大之貌也

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
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詩不云乎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師古曰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爲太師之
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爲衆庶所瞻仰

喬樅謹案伏理以齊詩授成帝見後漢書伏湛傳
補漢書叙傳民具爾瞻。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
望而乃不爲善乎深責之也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用齊詩義師古漢書注亦
據舊解述齊詩之說故詞意略同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節彼
南山詠自周詩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孔子讀史記喟然而嘆傷正德之
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
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
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天方薦嗟

補說文田部嗟殘歲田也詩曰天方薦嗟

喬樅謹案今本說文作嗟殘田也玉篇田部同歲

字段氏據集韻類篇補之說文引詩兼採三家此所引作薦鑿字與毛殊毛詩釋文瘞下不載韓詩異文則韓同毛也穢歲川之訓蓋本齊詩據此足與董子爭田之說互相證明

尹氏大師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補漢書律麻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言尹氏居大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

焉機謹案鈞毛詩作均傳訓均爲平也均鈞古今文之異史記周本紀引書呂刑其罪惟均作惟鈞魏大饗碑夏啓均臺之饗鈞作均是其驗已師古注云執持國之權量與毛義異蓋本舊註齊詩之訓天子是毗句又見樂書叙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盧辨注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禮記緇衣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鄭注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用齊詩義與箋說不同周官八成有以版圖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爲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訟故傷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毛詩作誰秉國成無能字

四牡項領

嘉父作頌

補易林噬嗑之婦妹項領不試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嘉父列中上嘉父毛詩作家
父魯詩文與齊同

正月

正月繁霜

補易林晉之蹇正月繁霜

喬樅謹案毛傳正月卽夏之四月鄭箋云夏之四月建己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馬瑞辰曰按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負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

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
促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
極貧也今攷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
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甯莫
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宋章曰夭夭是椓是失在
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
民今之無祿見其極貧也而首章言正月繁霜鄭
箋以爲急恒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
不爽矣蓋聽屬水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

水失其時而有恒寒之異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
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
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賢不
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
其說蓋本韓詩喬樅調馬據漢志所引五行傳證
明此詩正月繁霜之異其說甚確其以劉向封事
所言爲本之韓詩則非也攷漢志夏侯始昌通五
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
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又夏侯勝傳從始昌
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灾異是五行傳實傳自

夏侯始昌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洪範五行傳論
卽夏侯所推之傳向乃集而論之故漢書傳贊云
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封事所陳皆
本五行傳語非本之韓詩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
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
時列五行目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
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目視
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
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六爻三心目言王道之安危

卷之二
后葬事夏侯始昌通詩禮翼奉又事后蒼治齊詩
奉爲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始際皆推本五行
以著天人之應鄭君此箋蓋用齊詩之說爲解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穀文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詎之見是以詩刺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惟號斯言有倫
有迹哀今之人胡爲虺蜥

補鹽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
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宵火蹈

刃哉故政寬則民親上政嚴則民謀主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

喬樅謹案局蹠魯詩作蹠蹠毛詩釋文於局蹠下言局本又作蹠局蹠古今字之異說文走部云越側步也詩曰調地蓋厚不敢不越與魯韓毛文異蓋據齊詩趨蹠古相通用說文广部以疎爲古文躋字是其明驗鹽鐵論作蹠後人順毛改字耳又說文虫部云虺呂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與鹽鐵論引同皆據齊詩也

補荀悅漢紀王商論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

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
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調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
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况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
况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况敢有罪乎閉口而
獲誹謗况敢直言乎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
所容焉豈不哀哉

喬樅謹案說文訓越爲側步卽苟悅不敢投足之
義今漢紀仍作蹠字此後人順毛改之耳玉篇走
部云越小行貌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越今作蹠

攷說文足部云蹠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蹠許氏越
蹠兩引詩語蓋兼採三家異文玉篇越下引詩卽
本之說文顧野王不見齊詩故以詩越字爲今作
蹠也蜥作蜴者亦後人順毛改字毛詩釋文蜴星
厯反字又作蜥段氏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
蜥之以體

補易林坤之師謂天蓋高

補春秋《蠹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
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謙而效天地者爲號
號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

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之際合而爲一同而
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
倫古迹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讀號爲呼號之號董子以號
爲名號與箋義異據此知齊詩之義蓋以局趣于
訛言之相誣陷嫉時是非倒置邪說害正故陳此
義以爲刺也董子又云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
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
不可以相調已說皆本之此詩迹毛詩作奇蓋古
文之假借故傳訓奇爲理玉篇迹跡也理也倫亦

與述同義說文倫一曰道也小爾雅述道也荀爽易注云綸述也是倫又與綸通

補後漢書左雄上疏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喬樅謹案余以虺爲蝮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故畏之左雄此說本齊詩之訓與鹽鐵論政嚴云云語意正合鄭君詩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別爲一義與此說異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補記綿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鄭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據齊詩說與毛詩傳箋義異不疎釋言仇傲也郭注以爲傲慢賢者攷廣雅釋言仇仇緩也王氏疏證云集韻仇仇緩持也仇仇通作仇仇縞衣注言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彼持之意與廣雅同義蓋本于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則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倣賢之義爲疏矣

或滅之

叙傳炎炎燎火亦凡不陽。張晏曰天子盛若
一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

喬樅謹案此亦不詩義爲說以王氏比之禍水也
小周褒姒滅之

易林大畜之姤赫赫宗周光榮衰滅

又臨之小畜后在側屏蔽王目搔擾六國

漢書叙傳寧昏淫於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鄧鄗

班上幽通賦夏魚鱉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周。曹

入家曰正謂夏殷也文選注○師古曰謂褒姒也

詩遺說攷

卷二

十五

允載乃棄爾輔載渝愛助予

鳩林泰之同人多載重負捐棄于野予母誰子但自

勞苦

師之
姪同

潛雖伏矢亦孔之昭

補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矢亦孔之昭○鄭注孔甚也

昭明也

憂心慘慘

之爲虐

補監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引詩文同

姻孔云

補易林感之无妄婚姻孔云睽之家
人同

十月

補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

喬樅謹案孟康說五際稱齊詩內傳云云知其所習爲齊詩也

漢書翟奉上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之下亦不足多過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自然者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減六體五減象天六體
象地故減病則氣色發于丁體病則欠申動于兒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
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見微辛者正秋之王氣
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
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
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毛詩
正義

補後漢書馬嚴上封事曰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

徵

喬樅謹案嚴爲文淵兄子文淵習齊詩則嚴承其
家學亦當爲齊詩也

補又郎顗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
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補又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
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
陵陽月滿不虧下騎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
於外黨類彌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
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

戒以告人君

何機謹案孝公說十月之交詩與齊家諸說大旨並同是亦習齊詩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後漢書左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荀悅漢紀六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

用其良

喬樅謹案告魯詩作鞠鞠亦告也見玉篇告鞠一聲之轉故通用齊韓與毛文同曷疑不之誤諸所引詩皆作不字

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矣

補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減矣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傳是齊詩之傳也司馬彪續漢志言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官志續父馬嚴爲援兄子伏波父子並習齊詩參以當亦傳其家學也

焜焜震電不甯不令

詩含神霧旦焜焜震電不甯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

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初學記二十。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

類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詩所謂煜煜震電不甯不合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喬樅謹案李尋說詩與翼奉丁鴻義同皆齊詩之學也

續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當反作其時無歲

喬樅謹案開元占經一百二引京氏曰人君承用

節度卽雷風以節之暴行威福則雷霆人足證此詩所言是應刑政之太暴卽顛之說義亦猶是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

毛詩正義

補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漏溢爲敗今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煜煜震電、雨不令百川

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士之屬惟陛下留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喬樅謹案齊詩四始以水爲首卽李尋之說所本也

易林晉之困高岸爲谷陽失其室

補又明夷之比深谷爲陵衰者復興

皇父卿工皮惟司徒家伯惟宰仲術膳夫振子內史繫惟

趣馬萬惟師氏

補漢書古今人表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術內史振子趣馬繫師氏萬並列下下

案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諸人列幽王褒姒之後與齊說不合錢詹事大昕以爲中有傳寫錯亂非其舊也人表史通以爲馬續撰隋志以爲曹大家撰

喬樅謹案此所引皮術據萬皆齊詩之文故與毛異惠氏棟云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注言今文皆爲藩鄉射禮皮樹中注言今文皮樹爲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惟司徒又據古今人表云太宰家伯是家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喬樅謂冢伯是家伯之譌家氏姓也春秋桓十

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其明證術與述同古又
通作允亦通作聿禮記祭義而術省之漢張表碑
方伯術職此古人以術爲述字詩文王聿修厥德
傳云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詩大
雅聿懷多福箋亦云聿述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作
先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驗又漢書五行志注引
詩彖惟趣馬蓋據舊注齊詩文而古今人表仍作
蹶此後人轉寫順毛改字宜爲訂正萬魯詩作蹠
見潛夫論本政篇

補易林萃之蒙家伯爲政病我下土

又漸之井家伯妄施亂其在官

喬樅謹案此言家伯爲政足見宰爲大宰非宰夫矣先鄭司農周官宰夫注引詩家伯惟宰謂此宰夫王肅述毛以宰爲小宰皆與齊詩義異

剗妻燭方處

中候隨惟戒曰冒受符厲倡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剗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

載震

並毛詩正義

案毛詩豔妻燭方處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此篇刺厲王豔妻厲王后蜀王淫於色七皆用

后嬖寵方熾之時並戶不言妻黨盛力說行之甚也
敵夫曰妻正義云中候曰剡者兜姬以放賢剡豔古
今字口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孫毓
毛詩同評云竊以褒心龍齡之妖所生褒人養而
之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鄭
箋於義爲安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說此篇毛
韓詩作豔齊詩口則作剡者齊詩也正義以皇父
家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剡按剡姓周有剡子三代後
尚有剡姓元有剡前見仇氏萬姓文呈明一崇武

官教諭見
石志刻姓可稽者如此

後漢書左雄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黜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

案雄疏上言幽厲下不宜專指褒姒下豔當作褒剗猶谷永之稱褒閭也閭妻本出魯詩詳之漢書谷永傳顏注剗妻見於中候本出齊詩學者多聞豔寡聞剗故後漢書因依毛詩改爲豔而不知剗字之本于齊詩也

無罪無辜謗口啓啓

下民之孽臣降自天傳胥背憤職競由人

補易林乾之臨

悲無辜背憎爲仇

蒙之草謙之復恒之艮同

補又解之節下民多孽君失其常

喬樅謹案毛詩鄒鸚釋文云韓詩作哿哿魯詩亦

與韓文同見劉向引詩知三家今文皆作哿哿又毛

詩磾沓釋文云文作傳云聚也攷說文傳磾二字皆引詩則作傳者亦三家之異文

昊天

補易林乾之臨南山昊天刺政閨身

蒙之草謙之復恒之艮同

喬樅謹案此詩篇名毛叙作雨無正韓詩亦與毛
同今據易林說則知齊家卽以昊天爲篇名以首

句浩浩昊天之語也或據易林譌本昊天作入
以下篇小緝當之其說非是第五句昊天亦威正
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俗本
作緝天誤也釋文云緝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
也陸孔所從本各異而孔說爲長是昊之作緝易
以形近致譌焦以南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卽
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刺政閔身刺政承南山而
言調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也閔身承昊天而言調
若此無罪薰胥以鋪也

不慮不圖

補漢書叙傳不圖不慮

喬樅謹案不毛詩皆作弗魯詩文與齊同

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補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彌傷無罪而累也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淪胥是後人改從毛詩非次

公之舊文也據漢書晉灼注知齊魯韓皆作薰胥

漢書叙傳薰胥呂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

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喬樅謹案毛詩淪胥傳云淪率也帥率字通是毛

與三家文異而義則同也

小緝

謀猷回穴

補班固幽通賦畔回穴其若茲兮。曹大家曰回邪也
穴僻也

喬樅謹案文選幽通賦回乍廻李善注引韓詩曰
謀猷廻穴又潘岳西征賦事回次而好還李善亦
引韓詩曰謀猷回沈攷毛詩釋文云回適音聿僻
也韓詩作猷義同然則李善注非也孟堅用齊詩
漢書載幽通賦作回宀尤齊詩之文安仁西征賦

作回次蓋本魯詩李善不見齊魯二詩故皆引韓
詩爲證意以回廻字同穴汙爲歛之異文耳

我龜旣厭不我告猶

補禮記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鄭注猶道也
言喪而月之葬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漢書袁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衰世解於齊戒而
一妻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已嘗龜厭不告
詩以爲刺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補鹽鐵論復古篇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

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適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

補班固幽通賦迺先民之所程

或惄或謀

補漢書叙傳或惄或謀

奇從謹案惄毛詩作哲傳以明哲爲訓與齊詩字異攷說文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惄或从心又心部惄敬也从心折聲則惄哲二字義各不同哲或从心此古人假惄爲哲字瓦師古不知惄字本齊詩引鄭箋言有知者有謀者爲解與班固語意不

合叙傳云叔孫奉常豐義是創或憲或謀觀國之光禮義卽禮儀謂通創漢代之禮立一王之儀也通傳言通爲朝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則以憲訓敬與孟堅引詩之意始合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補鹽鐵論詔聖篇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宛彼鳴鳩朝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念昔先人爲異

補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

喬樅謹案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爲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爲文王之詩攷毛傳訓先人爲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卽陳文王之德禮記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補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以待餽食

喬樸謹案豫之章作以待雉食雉字疑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補禮記中庸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補天戴禮立孝篇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補易林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便

我孔明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補鹽鐵論五刑篇法令衆人不知所辟此斷獄所以滋
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
刑政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補漢書刑法志原獄刑所曰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
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
也

喬樅謹案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犴犴卽犴字毛詩
作岸古文之假借韓詩文與齊同握粟出卜者按

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賁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蓋所以酬卜耳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補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曹大家曰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皆敬慎之戒也

文選十四

小弁

補易林訟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

所爲

中孚之井家人之謙同

補文豐之鼎讒言亂國覆是爲非伯奇流離恭子憂哀

異同觀

喬樅謹案易林語與漢書傳贊合皆據齊詩爲說
漢書馮奉世傳贊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
奇放流孟子宫刑甲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升之詩作離
騷之詞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旣隕之

案詳玩此贊文義小升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
言蓋舉首尾以包中二人也否則文法偏枯矣據此
班亦以小升爲伯奇作班用齊詩是三家同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

補禮記月令鄭注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見上

巧言

補易林隨之丸辨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

盜言孔甘亂是用餕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餕○鄭注盜賊也孔甚也餕進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餕徐本作鹽攷郊特牲而

鹽諸利注鹽讀爲豔正義云鹽豔聲相近十月之交豔妻尙書中候作剗是聲近通假之驗

匪其止恭惟王之功

補禮記緇衣小雅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功○鄭注匪非也功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喬樅謹案恭毛詩作共釋文云本又作恭禮記釋文止恭爲共字又載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秩秩大絲聖人謨之

此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絲兮○曹大家曰謨謀也絲

道也言人當謨先聖人之道

文選注

○而古曰詩小雅巧

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漢書注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云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喬樅謂師古漢書注引巧言詩爲證正作大繇此據舊說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篇非用小緝也李善說非是繇猷字與猶同猶繇古通禮記檀弓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秦人猶繇聲相近爾雅釋詁繇喜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卽繇也古今字耳謨毛詩作莫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案爾雅釋詁漠謨同訓爲謀後漢書文苑

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補春秋繁露玉杯篇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喬樅謹案毛詩忖本又作寸馬瑞辰曰說文無忖字忖度卽剖劍之假借說文剖切也劍判也廣雅剖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剖節度忖度謂代爲判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疏祭上環鄭注上環頭忖也釋文忖本又作剖切也是忖卽爲剖之證古亦省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木

謂之劍。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剗之。今左傳作度，是度卽爲劍之證。

趯趯鳩免，遇犬獲之。

補易林謙之益狡免，趯趯良犬逐。

未濟之師同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文異而義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補易林師之乾一，簧兩舌，佞言諂語。

喬樅謹案：坤之夬，往妾言謀訣，並字之譌。

彼何人斯。

補班固叙傳：彼何人斯。○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

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賤而惡之也

何人斯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鄭注言人

有所行當慙怖于天人也

喬樅謹案陸氏釋文所據毛詩本愧作媿字孔氏正義本作愧

巷伯

補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鄭注巷伯詩篇名也

峻兮侈兮成是南箕

補詩汜麻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

書正義○史記
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天官書箕爲菽客曰口舌索隱云
宋均曰教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故詩曰咳
兮侈兮成是南箕又曰惟南有箕載翕其舌是箕
有舌象讒言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食投畀
有昊

補禮記緇衣鄭注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食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
死亡之甚也

喬樅謹案讒人毛詩作譖人齊詩文與韓同

補荀悅漢紀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

寺人孟子

補漢書馮奉世傳贊孟子官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官刑作巷伯之詩也

補又司馬遷傳贊小雅巷伯之倫

補又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曰寺人孟子違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官刑怨刺而作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

三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三

谷風

無木不萎

禮記檀弓鄭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萎本又作委同糸危反注

同

蓼莪

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喬樅謹案陳忠疏言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閨子要絰服事目赴公難退而致位目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引詩蓼莪云云此據齊詩之說與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忠於春秋傳公羊說亦齊學也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瓶之罄矣又空也引詩餅之空矣罄字作空此

三家詩之吳文磬古文作涆故聲鑒字亦通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補大戴禮用兵篇詩云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盧辨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于兵章之詩也

喬樅謹案毛詩上一句無矣字

大東

補易林復之兌賦歛重數政爲民賊杼柚空虛去其家

否之豐晉
室之復同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云賦歛重而譚告通易
林說與之合是齊魯義同

補漢書古今人表譚大夫次厲王世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補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杼袖其空

見上
易林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杼袖將空

喬樅諫案毛詩釋文袖本又作軸攷說文杼機持緯者賸機持經者段氏注云淮南汜論訓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禦寒勝者

牕之假信字小雅杼柚其空牕卽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俗作袖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補詩汜麻樞曰織女內正紀綱開元占經

喬樅謹案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成衣立紀

故齊制成立繡應天道

補易林小過之比天女踞床不成文章

喬樅謹案大畜之益踞床作推床餘並同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補易林大畜之益南箕無舌飯多沙糠小過之比同

四月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補易林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

東有開明

補天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開明

喬樅謹案開明毛詩作啟明爾雅作启明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篇云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啟从支君聲教也明星義取于開依字當作启喬樅謂毛詩古文假啟爲君字三家今文並當作启爲正

孔氏廣森云大戴禮引詩作開明或漢避孝景諱
改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鹽憂我
父母

補易林夬之解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事靡鹽不得逍

遙鼎之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補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呂其職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三家今文皆作普賓毛詩

作濱攷漢書王莽傳中引此詩四句字作賓又自虎通封公侯篇及喪服篇兩引此詩亦作賓蓋齊魯文並不從水旁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補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喬樅謹案此所引詩蓋齊詩故傳之文也以賢爲勞與孟子書及毛公義合鄭君詩箋趙邢卿孟子注並以賢爲賢才從魯詩之訓也

或棲遲偃仰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易林井之矢有大輿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失家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今據易林言皇父司徒使君失家則齊詩之說或以此詩爲刺厲王時也

小明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補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絲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咎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

喬樅謹案詩箋訓穀爲善言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記注用齊說與詩箋義異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大戴禮勸學篇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禮記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補春秋繁露祭義篇詩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

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引詩作毋常安息毋無古通漢人避孝文諱故改恒之字曰常也靖韓詩作靜恭毛詩作共此引詩作靜共蓋後人轉寫亂之耳

鼓錘

補尙書中候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錘之詩所爲作詩正義

喬樅謹案中候多齊詩說如擿雒戒言刻者配姬

以放賢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明娥
簡拾菑生葵封商稷起言蒼耀稷生感迹昌皆與
詩緯合鼓鍾之詩毛叙以爲刺幽王鄭注中候云
昭王時者鄭時未見毛詩據齊詩爲說也

淑人君子

漢書傅贊淑人君子

馮奉世傳
又循吏傳

以雅以南

補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

喬樅謹案明堂位云往南蠻之樂也鄭君注亦引

此詩以雅以南二語爲證正義引白虎通云樂元
語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
時養也詩正義亦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其實一
也

補後漢書陳忠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
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李賢注毛詩無任朱離○李賢注毛詩無
陳禪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傳荀樞謹案陳忠說與白虎通畧同惟彼文朱離作
朝離韻作昧爲異攷尚書大傳言陽伯之樂舞株
離注云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朱卽株之省文陳忠

蓋連引齊詩故傳語以證此詩之南卽四夷之樂
所謂任者是也

楚齊

楚楚者齊

補禮記玉藻鄭注采齊當爲楚齊之齊

喬樅謹案楚齊是齊詩之文魯作賛毛作茨韓詩
文與毛同

我執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補易林乾之師倉盈庾億宜種黍稷年豐歲熟民人安

息比之師坤之恒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倉言盈庾言
億亦互解喻多也十萬曰億王氏念孫曰易林言
倉盈庾億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憲或作
意又作臆說文云憲滿也方言臆滿也郭璞注幅
臆氣滿也漢書賈誼傳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
惡積滿於中也憲意臆並與億同漢巴郡太守樊
敏碑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
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盈與逞古字通言其欲不
可滿盈也詩言我庾惟億猶云旣盈也此億字但
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絜爾牛羊以往烝筭

補易林乾之旅幽栗犧牲敬享鬼神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獻酬交錯

補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補禮記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喬樅謹案詩箋以笑語卒獲爲古者於旅也語與

記注義異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補易林臨之蒙白茅醴酒靈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補易林乾之旅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信南山

補易林比之需黍稷醇醴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降黎庶蕃殖獨蒙福祐

喬樅謹案觀之坎後二諱作獨蒙福力時災不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

之祐

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祖曾孫
壽考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補鹽鐵論毀學篇郊祭之牛食養暮年衣之文繡以入
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甫田

或芸或芋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巨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
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

其上稍耨隴草因墳其上呂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
芋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
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或耘或耔釋文云耘或作芸案周
禮甸師疏亦作或芸或芋通典芋作籽說文籽離
禾本从禾子聲集韻引沈重云籽莖禾根也通作
芋薿薿毛詩作薿薿白帖引作薿亦三家之異文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補漢書郊祀志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于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梁

燕夫之慶

方林復之師京庾積倉黍稷以興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易林坤之革蠭蟲爲賊害我五穀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漢書食貨志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案毛詩釋文云有渰漢書作飢今漢書同毛作渰據

厚齋詩攷載食貨志已作渰字則王氏所引非漢書
善本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
本作興雨又詩釋文云興雨如字或作興雲非也
盧氏文弨云案顏介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而
陸氏釋文從之趙明誠金石錄載無極山碑有曰
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前本皆
作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
諸書皆可廢乎喬樅調靈臺詩約舉詩詞耳如以
證此詩興雲爲興雨之誤則亦將以上句習習和

風證詩谷風爲和風之誤耶况班撰食貨志引詩作興雲祁祁尤足爲顯證顏氏疎於攷據而陸孔從之過矣

補鹽鐵論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

時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
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邱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
興雨祁祁

喬樅謹案桓次公用齊詩引大田文當與食貨志
同今本斃作渰淒淒作萋萋興雲作興雨皆後人
轉寫依毛詩改字耳

補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喬樅謹案左雄用齊詩今本後漢書雄疏引詩文與齊異亦出後人所改也

漢書蕭望之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彼有不穫穡此有不歛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補禮記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婦之利○鄭注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

禮記曲禮鄭注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歛穧

春秋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
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婦之利

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稽田者不漁抱關擊柝
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穧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來方禋祀

禮記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
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

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瞻彼洛矣

鞶琫有珌

補漢書王莽傳瑩琫瑩珌○孟康曰瑩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鞶琫有珌是也

柔扈

君子樂胥

補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

補漢書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

福來求。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罰
爵徒觴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誣不蹠傲也。
○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傲謂傲倖也萬福言其多
也謂飲酒者不傲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喬樅謹案匪傲毛詩作彼交臧氏琳云交爲綏之
省綏倣古通當從仲援說盧氏文弨云案左氏成
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
匪敖匪亦有彼義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
預云匪彼也喬樅謂漢志據齊詩故文與毛異詩
箋云者也賢人與人交必以禮亦與漢書

卷之五
注解不同鄭君蓋述毛詩之義

鴛鴦

君子萬年

易林隨之遯君子萬年

頰弁

有頰者弁

補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幘頰象之所生也膝薛名齒爲頰

喬樅謹案續漢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
有頰所呂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毛傳
云頰弁貌則不以頰爲齒名其說與此異

車輦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注仰高
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
行之今毛詩行止不作之字與陸所見本異

補鹽鐵論執務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

不遠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補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

人

喬樅謹案藩毛詩作樊傳云樊藩也漢書武五子

傳壺關三老茂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龔遂引

詩作至于藩史記滑稽傳藩作蕃皆三家之異文

因學紀聞云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

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喬樅謂此三家之說未可厚非賓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又作抑戒以自儆其詩並列二雅則於魏武公信讒之刺列諸小雅又何嫌焉

補文離之解青蠅分白貞孝被逐

視之同
文草之解馬蹄躡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

補文豐之咸腐臭何在青蠅集聚變白爲黑敗亂邦國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詩歌青蠅

讀詩闕極交亂四國

漢書叙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

賓之初筵

補易林大壯之家人翠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酬拔劍斫怒武侯作悔

喬樅謹案此詩毛詩叙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叙則云衛武公悔過也今據易林上武侯作悔是齊詩之說亦與韓同

肴覈惟旅

補班固典引肴覈仁義之林數○季善引蔡邕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詩曰肴覈惟旅

喬樅謹案蓋堅所用是齊詩之文伯喈所引是魯

詩之句然則知齊魯詩同作有頃矣一本詩云有
善曰二字非也毛詩作殼核與齊魯文異

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

補漢書吾邱壽王傳天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
言貴中也

喬樅謹案吾邱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其稱詩
亦當爲齊學也此章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
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
與今據吾邱壽王說明以此詩爲大射之禮知鄭

卷之三

箋云云蓋從齊詩之義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補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鄭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文爵也爾或作之

側弁之俄

補易林井之師側弁醉客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補儀禮鄉射禮鄭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助之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與記注義異然立監史以察儀法正欲防飲酒之失禮者也記注之義於詩意爲合馬瑞辰曰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御史卽詩所謂或佐之史是也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云式物從調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

而勉以慎言之詞也

魚藻

魚在在藻

補班固東都賦發蕷藻以潛魚○李賢注詩小雅曰魚

在在藻

采菽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

及脯

補儀禮覲禮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馬又何子之元裘及黼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易林復之家人萬福攸同可以安處

大畜之大壯同

易林坤之困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角弓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踧

補禮記坊記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踧○鄭注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踧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爰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補禮記坊記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爰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鄭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補易林升之需商子無良相怨一方引門交爭咎以自當

喬樅謹案據易林言商子無良云云則詩所謂爻翁不讓以至于亡者蓋指商子而言也

老馬反爲駒

補易林家人之小過老馬爲駒

毋教猱升木

補易林泰之蠱敏捷勁疾如猿升木

都人士

喬樅謹案禮記緇衣載都人士首章曰彼都人士
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左傳襄公十四
年引詩行歸于周二語服虔注曰逸詩也賈子新
書等齊篇云狐裘黃裳萬民之望卽用禮記緇衣
文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野人
之服也

補班固西都賦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垂帶如厲

補禮記內則鄭注詩云垂帶如厲

喬樅謹案此齊詩文也毛詩如字作而鄭君箋云
而亦如也而厲如繫厲也繫必垂厲以爲飾厲字
當作裂蓋據齊詩爲說內則注云繫小囊盛帨巾
者男用韋女用絳有飾綫之則是繫裂與詩云垂
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繡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攷說
文云裂繪餘也帶以繪爲之垂其餘以爲飾故詩
言如裂耳

采綠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補後漢劉瑜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菴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喬樅謹案後漢書言瑜少通經學尤善圖識天文
厯算之術其所習詩當爲齊學攷周官九嬪注云
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孔子云日者
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
從夫放月紀鄭君引孔子云云出孝經援神契文

緯書多用齊詩瑜所調天地之性陰陽正紀卽援
神契天明地理及陰契制之義說本齊詩無疑也
鄭君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
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
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然據王度
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則五日之御亦可通乎
天子內則所言妾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承上文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此則據妾而言並
非專指諸侯之制疑又當通乎大夫以下也毛傳
云婦人五日一御王肅以爲大夫以下之制箋以

五日六日謂五月六月之日義與毛異

隰桑

心乎愛矣瑕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補禮記表記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喬樅謹案瑕毛詩作遐傳訓爲遠與齊詩說異鄭君箋詩訓謂爲勤亦與記注解殊攷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卽引此詩爲證與表記言事君欲諫不欲陳亦引此詩同意皆以謂爲忠告之善是齊詩之說所本也

緜蠻

緜蠻黃鳥止于邱隅

補禮記大學詩云緜蠻黃鳥止于邱隅○鄭注鳥擇岑

蔚安閒而止處之

喬樅謹案緜蠻毛詩作綿蠻魯韓文皆與毛同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漢書天文志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月失
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爲風
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
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
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言多雨也

喬樅謹案文選七命注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
于箕者風離于畢者雨與天文志說同洪範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
金妃故星好焉孔氏詩正義以爲推此而往南宮

好暘北宮好燠中宮

定由己所克而得

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茗之華

牂羊犧首三星在雷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補易林中孚之訟牂羊犧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

喬樅謹案犧首毛作墳首文與齊異又毛詩在留

釋文云本又作雷按作雷者三家之今文毛傳訓
雷爲曲梁則文不得作雷也雷謂星雷三星在雷
猶唐風緜繆云三星在潤三星在戶據時所見爲

言耳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補易

林蒙卦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愁於心

喬樅謹案詩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蘖者

將生必元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從役者皆過時不

得歸正義曰釋天云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

元也詩曰何草不元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考爾雅

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

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元色

孫炎之言謬矣胡承珙曰據易林云何草不黃至
末盡元則焦氏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初春始
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
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元也喬樅謂焦氏
易林用齊詩孫注爾雅用魯詩魯齊說同以草元
屬秋冬之候義與毛異蓋各守其師說也